

人物

## 年底母亲忙

□ 钱永广

元旦放假一天,晚上母亲打电话给我,问我是否回老家。因为时间紧,母亲知道我不打算回家后,又小声问我:“今年你们回家过年吗?”

腊月才过几天,母亲就问这事,我想我是知道母亲的。每年腊月的年底,也是母亲最忙的时候,与其说她在等我们回家过年,不如说她要开始准备忙年了。

回想小时候,我们的年是用来过的,而独有母亲,到了年底,她变得更加忙碌了。记得那时,我家居住的是几间茅草房,土坯墙和房檐底下常常是蜘蛛网上缠灰尘。“有钱没钱,干净过年”,母亲说这话时,就会找来一根长竹竿,将几许竹枝条绑在竹竿的顶端,用来打扫平时缠在房梁顶下的灰尘。土墙灰暗而又难看,为美化墙壁,母亲通常会找一些废旧报纸来糊墙。母亲的手也很灵巧,她还会用剪刀把红纸剪出许多优美的图案,往窗前一贴,房间也就干净鲜亮起来,整座房子里很快就有了迎新年的气象。那年头我们兄妹五人很少有新鞋穿,只有到了腊月,母亲才会停下手中的农活为我们做新布鞋。做布鞋很复杂,首先要熬浆糊,然后将破旧布一层层糊上,再拿到太阳底下晒干。接着母亲就会依据我们兄妹脚的大小做鞋样。寒风呼号的夜晚,母亲常常独自一人点着昏暗的小煤油灯为我们熬夜纳鞋,制作鞋底,我们一觉醒来后,看到母亲的影子投射到墙上,很是高大,我们就仿佛置身无边的黑夜,耳边除了窗外的寒风声和母亲做鞋的细碎声,其他什么也听不到,这样模糊一阵子,依偎在母亲身旁,不知不觉间,我们很快又会沉沉地睡去。

## 记忆里的小寒

□ 张秀云

今冬春暖,大雪迟迟不来,眼看就要进入“三九”了,天气预报里才看到姗姗来迟的大雪,温度也很快要降下来了,“冷在三九,热在三伏”这个人们念叨了多少年的俗语,终究还是应验了。从前,正在“三九四九”当中的小寒,真的是冷啊,天和地都要冻成一块冰团了。出门的人们,无不把自己包裹成粽子样,手套要厚的,棉鞋也要厚的,就这装备,还忍不住把脚踩来踩去,仿佛一停下来,就会冻成一坨冰疙瘩。

小时候,这样严冷的天,我最喜欢灶门口。坐在灶前烧火,灶膛里的劈柴噼啪作响地燃烧着,通红的火苗舔着锅底,舔出灶门外,把脸烤得热烘烘的,浑身都热烘烘的。饭做好了,在尚有余火的灰灶里埋上一块红薯,饭后取出来吃时,它已经被烤得软烂香甜。

火真是对抗严冬的利器。那时候,乡亲们都会在堂屋里放一个煤球炉,架一个铁皮的排烟管道通向门楣外。炉子彻夜烧着,屋里暖融融的,热乎乎的管道把屋檐下的一片冰凌都融化了,寂静的或者雪落簌簌的寒夜,就听到吧嗒吧嗒的滴水声,滴下去的水转瞬又凝结冰,在地上形成石钟乳似的一个大冰锥。

冷天冻地里,最容易让人感念家的好。漫漫风雪夜,晚归的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回来,遥遥听见自家的犬吠,看到那一窗桔黄的灯光,心就开始暖和起来了。待门打开,一股暖气迎面扑来,亲人争着帮你拍打身上的雪花,简直就要感动得热泪盈眶了。围坐在炉火前,搓一搓冻僵的手,捧一盏热茶慢慢喝着,说一说羁旅轶事,一家人笑叹连连,炉火盖子上烤着的花生被感染着,小鞭炮似的噼剥剥炸响,那场景,可不就是一幅现实版的长夜消寒图嘛。

三九天里,每一粒火苗都被珍惜着。印象中,黄昏饭后,母亲会把灶膛里没有燃

年底的时间特别快,日子好像是长了脚一般,常常不等母亲为我们兄妹五人做好布鞋,就跨进了年二十。每逢这时,农村人家过年猪差不多都宰杀好了,最难忘的当属熬猪油。熬猪油最讲究的是火功,急了慢了都不行,我是个急性子,为能早点吃到香脆可口的猪油渣,我常常是一边把火烧得很旺,一边不停地把头从锅台底下探出来问母亲:“还没好啊?”看我猴急的样子,母亲总会不厌其烦地说:“熬油不兴说胡话,过年不能这样问,要图吉利。”

过年除了有肉吃外,即使再穷的人家,其他“年货”照例也是要准备的。母亲说,“七不春,八不磨,九底子把年过。”快过年了,母亲总会赶在腊月二十八之前,用扁担和我抬着水泡好的黄豆,到有石磨的人家磨豆腐。到了晚上,一家人围坐在锅台前,看母亲熬豆浆,母亲总是不紧不慢用铁勺将锅里豆浆搅来搅去,锅下柴火正旺,锅里热气腾腾,不一会儿我们兄妹几个就喝着刚出锅的甘甜豆浆,腊月里的厨房一下子就飘出了过年的味道。

这样的日子,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。我们兄妹五人早已成家并走出了村庄。因为工作关系,这些年我们兄妹五人能一起回家与母亲一道过年的机会还真没有,即使回老家,也是看一下母亲就走。知道我们工作很忙,过年不会呆在她的身边,腊月里的母亲,不用再像年轻时那样忙了。

近些年,母亲总念叨着过年没了年味,我也深有感触。我想这年味可能是“忙”出来的,年底里,如果母亲不忙,我心灵深处还有这个难忘的年吗?

尽的炭火锄到废弃的搪瓷脸盆里,放进卧房,漆黑的暗夜,它带着淡淡的烟火香气,一闪一闪的红光迷蒙着睡眼,连梦都是红彤彤的。早晨醒来,总不愿意从被窝里爬出来,对此,母亲也有办法,她把我们的棉袄棉裤拿到厨房的灶火上烤热,揣着一路小跑到床头,我们快速穿上,袖筒子裤筒子都是热乎乎的。有些人家精细,会把淘牛草的荆条篮子罩在炭盆上,烘被子,烤棉衣,或者给婴儿烤尿片。这篮子,也就是薰笼大致的样子吧。白居易的“红颜未老恩先断,斜倚薰笼坐到明”,其薰笼,只是比这牛草篮子精致一些、炭火里增加了些香料罢了。但你看看,再精致的薰笼,再温暖的环境,少了亲人,少了陪伴和爱,也只能长夜不寐,只能孤独叹息吧。

那时候,同学家里有一树蜡梅花,大雪天里开得满枝金黄,这在少有花木的淮北农村,真让我们惊异,争相邀约着跑去观看。成年后寄居城里,所见的冬花多了,并且也有了一些养殖经验。水仙头如果买得早,小寒就已经开了,每年我都把它摆在鞋柜上,一开门,花香就扑面而来,养得好时,每一根叶子都碧绿如翠,每一支花箭子都亭亭玉立,不歪也不倒,花前欣赏,成就感满满。山茶颇能适应这里的严寒,种在院子里,顶着风披着雪,也能开得满枝满梢。我小时候过年,祖父常给买一种插花,很漂亮,蜡质的红花瓣叠了几层,中间有几根弯曲的长长的黄色通草芯,我和姐姐插在辫子上,感觉好得很。当年,“女孩要花,男孩要炮”是新年的标配,每个女孩头上都插着这种红的或粉的蜡纸花,多少年以后才知道,原来它就是茶花,原来茶花开在冬天。

茶花一开,新年就不远了,就也该插花了,可我早过了戴花的年纪,祖父也早就不在了。



小小说

## 老宅里的老爹

□ 北燕

宋来福最近当上了城建局副局长,于是从老屋搬走了,老屋只剩下他六十多岁的老爹孤零零地守着偌大的宅子。那天宋局长回家对老爹说:“爹,我刚搬走,好多人还不知道我的新宅在哪,若是有人来找我,您就替我接待一下……”老爹不解地看看儿子默默点了点头。

一天晚上来了一个找宋局长的胖男人,他进门后说:“大爷您好,宋局长公务繁忙,我总是见不到他的面,有些重要东西要请宋局长过个目,烦请您老转交一下。”那人走后老爹正欲把沉甸甸的文件袋收好,一不留意没有封口的文件袋里哗啦啦掉出一沓百元大钞,老爹吓了一跳,捡起来一数,呵,整整十万,里面还夹着一张名片,署名是旺达建筑材料公司的赵经理。老爹颤巍巍地给儿子打去电话,那儿子听了笑着说:“爹,先放您那儿吧,过些日子我回来取。”老爹愣愣地坐了许久又拿起话筒:“儿子啊,那个赵经理你认识不?”“爹,我也不认识他,一回生两回熟嘛。”“儿子呀,这样能行吗?我心里老不踏实……”老爹说。宋局长截住话茬说:“爹,您不懂,我也一下给您说不清,您放心好了,没事的。”

接下来的一段日子老爹很是忙碌,邻居们看见他家里人来人往的,都猜测老人在老宅里做着什么交易。宋局长工作忙,虽然无暇回来看望老爹,但电话经常打,每次通话老爹都会给他详细盘点最近的人账清单,并说:“儿子啊,够多的了,你就收这么多吧。”宋局长总是轻描淡写地安慰老人:“爹,这没有什么,有人送来您尽管收下就是了,儿子心中有数呢。”老爹叹口气后嘱咐儿子:“好吧,你那边目标太大,千万不要亲自接待来人,都把他们支应到我这儿来。”宋局长说:“好,爹辛苦了。”

一天宋局长急需用一笔钱,便回到老宅来取,老爹说:“儿子啊,那些钱你不能动,因为你用了人家的钱就得给人家办事。你刚刚上任,动静不能弄得太大了,我还有一些退休金,你告诉我一个你

的银行卡号,我去银行打过去你先用着,过段时间了那些钱你再回来拿走,我一分不留。”宋局长无奈地答应了。

转眼两个月过去,宋局长突然听到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——省纪委的工作组下来开展反腐倡廉大检查,包括他们局在内的几个单位是重点检查对象——宋局长急忙回到老宅,只见大门紧锁,邻居告诉他说老人得病住院了。宋局长听后心急火燎地来到医院,两月没见,爹瘦了许多,面色苍白,宋局长不由得眼圈红了:“爹您这是怎么了,得的什么病?”老爹说:“儿子,我没什么,我得的是心病。”宋局长问:“爹,您是不是为我收钱的事担心啊?这几个月收了人家多少,钱不都在您那儿放着吗?咱一分不少地退给他们吧。”老爹皱着眉头自言自语:“唉,那些钱,我、我都……”宋局长惶恐地问:“爹,那些钱您都咋样了?到底咋样了?”

宋局长还在焦急地追问,这时门外走进来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子,宋局长不认识,迟疑了一下,老爹指着来说:“他就是第一个送来十万块钱的建筑材料公司的赵经理。”宋局长一愣,呆呆地瞧着他,那个胖男人说:“是的,我曾经给您送过十万块,可老爷子随后给我打来电话叫我把钱拿走了,我以为您是嫌少了,就又拿出十万给老爷子,我是想请宋局长帮忙让我在今年的商业建筑项目上中标,谁知老爷子扑通跪在地上求我把钱收回去,求我别害他的儿子。”宋局长还未回过神来,胖男人掀起老人的裤腿,宋局长一看,爹的两个膝盖又红又肿,有的地方结了茧子,有的地方还包纱布。老爹默不作声,胖男人叹息地告诉宋局长,说老人家一个人守着老宅的那些日子遭够了罪,凡是前来送礼的,老人家先是好言相劝让他们别害人害己,遇到那些说服不了的老人家就跪下央求他们,直到那些人答应把钱拿走为止。

看着老爹红肿的双膝,宋局长的心突然被刺了一下,他扑通一声泪流满面地跪在老爹面前,心里庆幸自己多亏有了一个明白事理的老爹。

心语

## 白围巾飘在青春里

□ 刘亚华

大三那年冬天,我和班上一个帅气的男生恋爱了。

他的生日,我想送他一件礼物,想来想去,不知道送什么好。那时候,校园里的好多女同学都在织着温暖牌围巾,可是我手脚笨拙,从来没有干过这类细活。我心想,要是我能给他织一条围巾当作礼物,那该多好呀。

这心愿跟闺蜜一说,她拍了拍我的肩膀,自信满满地回我:“没事,我教你。”那个周日,闺蜜就带着我去市场。买了毛衣针后,我挑了一款白色带金丝的毛线,喜滋滋地回校了。

可第一次织围巾真不简单。要么掉针,要么漏针,织出来的围巾,也不均匀。一向追求完美的我,自己这一关都过不了,只好拆了重织。这样反复几次后,我渐渐有了一些经验,可是,离他的生日只有两天了呀。怎么办呢?想了想,最后决定连夜赶制。

那个深夜,寝室里熄灯后,我偷偷地搬了把小凳,坐在走廊上,一边往手上呵气,一边认真地织了起来。

天很冷,手也很冷,可我心里是暖的,我想像他戴着我送他的白围巾,走在路上春风洋意的样子。我想像他收到礼物时的惊喜、感动,我的内心不由得狂喜,脸也

不由得红了起来。

终于,凌晨三点的时候,我织完了围巾,虽然很疲惫,但我却很满意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我把围巾装在一个精美的纸盒里,系上了红丝带,偷偷地放在他的书桌里。

他将围巾展开,系在脖子上时,他望着我,眼里又惊喜又感动。

他戴上我织的围巾更加帅气了,这颜色很衬他的皮肤,将他衬得更加耀眼,他走在校园里,常常有女同学回头望他。他得意,我更得意。

有时候,我们出去看电影,他挽着我的肩膀,他把白围巾的一头围在我的脖子上,一头围在他的脖子上。我们幸福的笑,飘得老远,那是青春里,对于爱情最美的印记了。

多年后的今天,他有家,我也有家。在网上相遇,他问:“你记不记得,你送过我一条围巾,那是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条围巾。”

而我笑着回答:“当然记得,那是我人生中织过的第一条围巾。”

虽然我们最终没有在一起,但那条飘在青春里的白围巾,却一直飘在我的心里,也必定飘在他的心里。